

來鶴山房文鈔



830637

來宦山房文鈔

咸豐四年
臨桂唐氏
涵通樓栞



來鶴山房文鈔目錄

涵通樓師友文鈔卷四

卷上

辨學上

辨學中

辨學下

孟子說一

孟子說二

孟子說三

孟子說四

孟子說五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目錄

名實說

明大禮論

續蘇明允諫論

讀貨殖傳

讀酷吏傳



辨學上

學之爲塗有三曰義理也考訂也詞章也三者皆聖人之道也於古也合於今也分專取之則精兼貫之則博得其一而昧其二則隘附於此而攻於彼則陋有所利而爲之而挾以爭名則僞昔者孔子之時道術出於一其爲教有詩書禮樂易春秋而人無異說其於問仁問政問孝問行問知所問同而答皆異而人無異議其設科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其及門有狂有狷有中行而人皆得成其材故曰道術出於一一故合也孔子沒羣弟子以其所得轉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一

相授受而學始分至孟子出幾幾能合之然當是時刑名法術縱橫楊墨諸家競起而又不勝至秦遂大壞而漢之學者收拾煨燼之餘去聖愈遠而學遂不可復合矣於是區而爲六家總而爲七略歷史所載書目所錄由漢迄今數千年學之爲途日雜而辯議日繁然綜其要則義理也考訂也詞章也學之爲途雖雜且繁不越此三者爲義理者本於孔孟衍於荀楊王通韓愈而盛於宋之程朱爲考訂者亦本孔子沂流於漢沿於唐初而盛於明末之顧炎武其於詞章也六經尊矣諸子百史備矣漢朝人莫不能文至六代寢靡焉而盛於唐之昌黎氏是故有專而取者如漢之經師專治章句而詳於考訂宋之諸儒專治德性而深於義理是也有

兼而貫者如司馬遷之爲史鄭康成之說經韓之雄於文而其自任以道朱之醇於儒而又工於文詞明於訓詁是也故曰精且博也其次則得其一失其一顛於體而疏於用其爲道隘矣辨於義而俚於詞其爲道亦隘矣治考據詞章者亦然交濟則皆善抵牾則皆病蓋方其始爲之也無論其爲義理考訂詞章也其闕必有一二巨子爲之倡其後舉天下人從而附之附之不已又從而爭之爭之不已其高者不過以爲名其下者至於趨利而止矣故又曰陋且僞也然則救之將奈何曰宋之程朱患考訂詞章之害道也而矯以義理以聖人爲的以居敬窮理爲端其徒相與守之於是義理明而是二者皆衰至明用以取士士之趨向亦云正矣然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二

陋者盡屏百家之書不觀其爲制科文者類能依附影響於仁義道德之懿而不能盡適於用至於今日學者但視爲利祿之階又其敝也於是樸學者又矯之博撫羣籍參攷異同使天下皆知通經學古之爲高而歸之實事求是意非不善也至其敝也繁詞累牘摛摘細碎專以剽擊先儒謂說理爲蹈虛謂空文爲寡用數十年來義理詞章之習少衰沿其說者亦浸厭之而考訂者亦微矣而士之敝心力於科舉速化之學聲病偶對字畫之閒方競進而未已也傳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窮則變變則通自漢以後其學病於雜雜者可治以孔孟之道而反於淳今之學者病於趨利趨利者雖治以孔孟之說而不能遽止而又未知所以拯之方也嗚

呼此吾之言學所以不病於雜而深惡夫言利者與

辨學中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於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統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爲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都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輳而至者有數塗焉或自東或自西是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以萬里之遠山阻水涯車輦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三

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閔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爲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爲陸之徒者未必斂已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讎非第交閔之爲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塗但執日程指日某所至某所若千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閒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共有

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官之富睹所繪之圖而遙
揣焉其庸有當乎古人有言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黨同門妒道真
最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卽書
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爲
說而唐宋以後之箋註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同者觀之則義理
考訂卽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
哉朱子亦言某於彼常集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
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卽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類其
書多傳古初遺制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籍而廢之也故曰無病
其雜也然則學將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爲歸而已
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交闕之所笑也

辨學下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四

或曰子之嚴於義利之辨予旣聞之矣爲宋之學者不必與漢爭
爲程朱之學者不必與陸王爭予旣知之矣然則將舉漢宋而並
治之乎曰漢以來之書各守一師各尊一家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窮年積月而不能殫也至於宋此一語錄焉彼一劄記焉互相水
火迭爲主奴支出漫衍而不能止也學者將安從然則又舉宋與
陸而並治之乎陸之說曰千古以上此心同也四海以內此心同
也旣知本矣何更言末旣註我矣何更解經陸非不學者也然其
弊必至廢學朱子則不然其爲格物之說曰今日格一物異日格

一物日日而格之毋憚其瑣也其爲讀書之法曰今日析一解異日集一義未究其精則不敢遺其粗未得其前則不敢涉其後孜孜焉銖積而寸累毋畏其難也是故爲朱之學者其弊則寡矣而多與陸不合與漢亦不合不合則爭爭則學者將安從曰人之自爲學也與教於人者異人之學也其氣習有南北其質有柔強敏魯其近於漢也其治經也或詩或禮或易擇其一而有可守竟其業而使之精其於宋也亦然趨於陸者必實之以朱束於朱者吾不欲其攻陸而亦不强之使爲漢也是以人無齟齬其爲說易行其於道庶其有合矣乎雖然自吾始學時至於今幾四十年矣而未敢信也雖然其徑塗分矣向者吾喜觀近儒薛文清呂叔簡陳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五

文恭以爲未足也進而求之程子朱子之說若易傳若春秋說若或問若小學近思錄若魯齋之私淑若陳黃數子之親炙而面語也然猶有疑者以爲聖人之道大矣其言無不包矣何以其說猶多不合蓋物有相反而相成者於是又證之漢又博而參之陸王平心而求焉希其高者而懼其肆焉吾始而疑者久而徐有悟焉於是又取程朱遺書而饜飮之而後壘乎其若有會也雖然其敢謂爭者可息而疑者其信乎其能以是施於人乎夫觀眾水必導其歸匯眾說必折諸聖言學至於道而止矣言道至孔孟而止矣然而其塗不能以驟闢其微不能以遽明也不得已而爲之說曰宋者階於漢者也陸王聖人之支裔而程朱其宗子也是故欲觀

聖人之道斷自程朱始欲爲程朱又自去其利心始篇法本之過
秦筆法本之
原道其議論之精確醇粹則綜貫百家之學
而持其平此集中安身立命之文也啟華識

孟子說一

或謂孟子以執一爲害道何也曰夫一者數之始也天地萬物之
紀也是以聖人貴夫一雖然一未易識也而昧者執之曖曖昧昧
抱一先生之言曰吾執一者也是子莫之類也是惑楊墨而過者
也故曰害道害道奈何曰堯舜之時人職一官官治一事然禹之
陟司空而總百揆舉爲刑官矣又弼五教漢人之治經也博極羣
經而後通一經如董仲舒劉向楊雄鄭康成之屬皆是也非得其
一廢其一者也且執之爲害請譬之政一主寬一主猛一於寬者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六

謂寬可輯眾而不知姑容之惠姦也一於猛者謂猛可拯亂而不
知搏擊之傷酷也不見宋之議新法乎曰必斷乃濟旣任而勿疑
也而蘇子瞻乃曰晉武伐吳以獨斷而克苻秦伐晉以獨斷而亾
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且孟
子一書言伐國同也何以天吏則可齊人則不可言造朝同也何
以敬王則可枉己則不可好勇好貨好色人之所諱而聖哲昌言
之以爲同百姓則治私一己則亂至於辭受取與或取或無取或
受或不受同而異之異而同之天下之變無窮也而鯁鯁然執其
一謂有成格可循是淺夫小吏皆可攘臂而任天下之重而豈有
是事哉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得其一廢其一過也知其過而謂

所執之皆非又過也然則如之何其可哉曰聖人必執兩而後一必多識而後一故曰毋輕言一

孟子說二

孟子闢邪說何謂邪曰凡有所託皆邪彼圖伯者託湯武諱過者託周公並耕託神農治水託禹至告子始託於性而尤難識者楊墨之託仁義其次則鄉原其爲說正故其爲害深不攻則充塞仁義相率而爲楊爲墨爲鄉原爲告子攻之則其說屢變而不可詰昔者孟子言仁言義言性言堯舜其言禹與周公孔子之言也而彼亦言之其名是其心則利而已矣是故善觀人者苟有所託無論言仁言義言性言堯舜而皆不可信苟無所託則雖臺榭貨色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七

田獵戰鬥事之鄙者而可爲王道之始戰國時去聖遠矣人不識性而因不識仁義與堯舜而其著書則莫不各有所託託於縱橫刑名陰陽雜家其害易知也託於性與堯舜仁義其說則正矣而人難知自漢以後去聖愈遠其爲說愈雜先儒有言火於秦黃老於漢然而如汲黯賈誼太史公之徒不諱言黃老雖雜而正其飾經術弋卿相者反曲學阿世雖正也而邪矣流及下衰言學僞言名節僞至其甚言老釋亦僞皆邪也其心皆緣於有所利而其始則起於有所託所託愈高而愈不可知至於近今則皆據前人唾餘逢世盜名以爲吾顯蹈焉其說立破也吾隱託焉雖善攻者無如我何於是欲樹黨而美其言曰進賢欲拒諫而斥其罪曰訕上

欲竊權而倡爲威斷自上之說而陰以予其所喜而擠其所不愛
牢籠操縱詖訛國是莫敢訟言其失朝士相率碌碌避過而以緘
默養望爲高其所託蓋隱而幻矣而皆邪說蔽陷之至於此也故
孟子闢之而惡之也自孟子後能知其意出力而角之者在唐惟
昌黎其後讀而好之則蘇明允耳昌黎排釋老與孟子同功明允
作辨姦論庶幾知言吾甚願後之讀孟子者如明允也

孟子說三

余既爲孟子說有過而疑者曰孟子之闢邪說不得已也其說如
方氏所謂雖婦人孺子反之於心而信其誠然者也子之爛漫其
辭以矻小人之僞託者其指同與否與其亦有不得已者與曰孟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八

子以衛道余證以後世之史以防亂其辭異其拯人心之陷溺者
一也太史公謂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
秋余謂爲人君爲人臣者不可不知孟子蓋孟子春秋之斷案也
不知孟子則君之於臣不過權寵籠絡臣之於君不過干澤而已
矣夫君而至於權寵籠絡爲之臣者但知干澤以苟祿取容殉私
蠹公孔子作春秋之所深惡也其爲人心之害與洪水猛獸何異
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其後將造朝
聞齊王之言遽止及詰以敬王乃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王前
又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說者以爲孟子權辭以對非也蓋孟子
之言救時者也所謂繼春秋而作者也燕子之漢莽操盜國威柄

春秋之所謂亂臣賊子也其矯語前聖僞也此未易辨雖然亦視其君何如耳君誠明則子之莽操之姦自無所售若其不明則君且自賢其臣臣各以術中君世安得治名實安得不眩後世人主如漢高光之闢達唐太宗之納諫庶幾能知此者夫抵開國之初禁網疏闊君臣相與如父兄子弟功罪審而賞罰當故吏不敢壅而政無不舉及至中微主臣尊卑之分闊絕上下靡文相飾士皆持祿養交所學非所用人材日以衰少雖有恭勤仁儉之主苦於無助且疑王政不可復施於是多其制防不復任人使天下一束於法久之法益敝姦益不勝至是而猶以仁義之說進非迂則愚矣豈果迂且愚哉傳曰爲政在人王易王霸易霸也有能發憤修政如古大有爲之君上之堯舜次之漢高光唐太宗之流衰者可振而敝者可革也是故欲正君者請仍如吾孟子告君以堯舜而已矣告君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已矣故又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孟子

孟子說四

有持孟子之說者曰毋言利人必笑之民飢無以食寒無以衣也壯者散而老者無所養也欲無言利可乎又語以今之時賊民方滋有田不能耕有室家不能保向之壯者死而老者填溝壑囂囂然責以守望民疾視狼顧而議者皆曰城不完也兵不多也米粟不充也欲無言利可乎子笑而謝曰子未覩其害耳傳曰小人之

使爲國家災害並至蓋惡言利也夫言利必至於相奪相奪則盜賊必起故曰先利後義不奪不厭又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灾皆熟籌時勢利害而非迂闊不切事情者也且天下有見爲利而實害者有迹似害而終利者非遠見者不能察也請以治盜喻之盜之起也利人之有耳利其有而奪之而未敢遽奪也及見上之專務財用苟免吏議而盜不問於是始公然奪之矣然方其初起也使爲民牧者捕一盜必誅誅一盜必賞捐數萬金購之則盜可立盡且盜之爲害至易知也假使執一盜而釋之曰吾不忍殺則此一盜不知所殺幾人獲數十盜而釋之曰吾不欲盡殺則此數十盜又不知殺幾百千人彼其釋之也是不忍於盜而忍於

百姓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縱虎狼而曰不噬人此必無之事也雖然彼罔民者豈其本心若是哉彼見不殺之爲利也而其害至於多殺見不費之爲利也而其害至於多費論者追咎前事以爲養天下之亂君子與小人同過子獨以爲其受病又由於不知兵而財用不足不知兵故以撫則叛以剿則不勝財不足故節縮乖舛而人不樂爲用至其糜爛所費以巨億而兵不可卒解而當其始故不知其害之至於此也天下有見爲利而實害者此類是也然則何以救之齊人有言智慧不如乘勢最上誅滅之其次解散之簡賢能爲任輯流亾毋緩傾府庫無惜罷去一二汙吏而以整甲利兵從事庶幾其可止此所謂迹

似害而終利者也迺并列之以爲世監而又以塞世之專言利者
孟子說五

將謂取者義乎與之者義乎而士之介者必曰取之恐害於廉與
之疑其傷惠也其達者必曰時而取也千駟萬鍾不以爲泰也時
而與也雖珠玉錦繡而不以靳也將謂仕者義乎不仕者義乎自
隱居言之仕者卑不仕者高矣仕者汙不仕者潔矣自熱中言之
則曰士不可無君故出疆必載贄遠臣不可無主故百里奚爲媵
而伊尹以割烹且不仕非人情仕則大者行其道小者行其言功
澤施於人名譽彰於時紆銀璜佩圭組可爲宗族故舊光寵也於
是遊談者聚而語曰取也與也仕與不仕也由前之說一節之士
也由後之說大丈夫抵掌取富貴之所爲也可無待再計而處也
而以吾觀孟子之書與孟子之論古人其辨取與曰一介不以與
一介不以取此嚴於道義者也曰取之而悅則取取之而不悅則
不取此權於時勢者也其於仕也於齊於梁於魯而皆不合幾疑
君子難仕當是時韓魏趙孟公孫衍張儀之屬人豔稱之而孟子
獨退而著書黜功利之害嚴儒墨之辨述仲尼卑管晏明王道羞
詭遇至是人始知仕之不可苟而取與之必以義而又爲之通其
說曰士欲仕乎甯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朝不食夕不食厠之
可受也不可以爲匹夫之諒也此孟子之大也

去冬琦爲辨學及孟子說數篇錄而藏之不欲以示人吾友

唐君子實見而愛之亟索稿本予雖諾許猶不肯遽出既思以文字相切劘者朋友之義也乃復取稿本命書人繕正昔昌黎嘗書近文一通自跋紙尾載劉君伉好其文求之八九至而色不怨志益堅予固不敢望昌黎又懶不暇自書而子實之乞予文則不啻八九至矣子實敦樸而達于詞家藏善本書至數千卷於時輩不輕許可獨惓惓於余數相辨析此亦其好古往復不厭之一端也既書以貽之並附誌之若此名實說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三

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也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釁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矣當其峩冠襜褕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如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錯錯口撝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

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俟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憫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佶佶覲覲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明大禮論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三

明大禮議如楊廷和毛澄及杖謫諸臣之說具矣皆欲考孝宗兄武宗而疑於弟後其兄考之禮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爲人後者爲之子先儒謂所後其人不定凡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春秋時兄弟爲後有二一魯僖一嬰齊僖公閔公之兄也而爲閔後文二年八月有事太廟躋僖公左氏以爲逆祀謂子不可先父是以閔僖爲父子也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而曰明者爲昭次爲穆公羊亦曰升僖公是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躋升也故曰逆祀

此皆謂閔於文爲祖僖於文爲禰也故又曰繼之於君父也者受國焉耳嬰齊歸父之弟也而後歸父傳曰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文字爲氏也說者曰不稱孫者不沒其實也又曰嬰齊公子遂之子也不後遂而後歸父遂有弑子赤之罪焉故廢之而後歸父是以弟後兄者也明世宗之於武宗也猶僖之於閔嬰齊之於歸父也其可爲之後無疑也然則當何服曰受重者如親子然故曰臣子一例按閔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服晉張靖之言曰僖公爲閔三年此兄爲弟後服三年之證也然則祀當何稱古者稱曰先君曰先王曰先帝廟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七

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也其於廟但稱諡如是則世宗於武宗之主宜書曰武宗毅皇帝於孝宗之主宜書曰孝宗敬皇帝其自稱曰孝皇帝曲禮所謂內事曰孝王某是也祭曰入廟則全乎臣全乎子祭祀且然何況嗣統然則世宗之於興獻稱考乎抑降其禮乎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如是興獻之不當稱帝世宗之不當禰興獻宜也此爲人後者之禮也自張聰桂萼倡爲繼統不繼嗣之說方獻夫霍韜輩從而煽之世皆以尤聰萼而不知廷和與澄亦有以予之隙廷和不後武宗而後孝宗夫武宗旣可不後則孝宗亦可不後於是世宗快

其猖狂自恣之行而不憚考興獻帝興獻入之太廟而廟之羣帝之閒興獻本臣也而帝之孝宗武宗本帝也而廢之未嘗廢孝宗武宗也而不爲之後則是不廢而廢也聰等之說階亂而亦廷和之廢其一世有以兆之也夫統系於嗣不嗣則統何所附廷和不知嗣武宗而統絕聰等并不欲嗣孝宗而統再絕何以謂之繼統不繼嗣哉聰等又謂非漢定陶宋濮王比比又非也禮重大宗故爲人後不得顧私親彼漢哀宋英孝罔養之宮中矣然沒而定議立之與生前養之而立之其爲人後則一其爲之子則一非生前則謂之繼嗣死後則謂之繼統也請更以漢以後徵之孝宣追尊所生但曰悼考悼后而已未敢不後昭帝光武中興同於創革疑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十五

若可以帝其先世者其立廟用張純朱淳之議既並建三宗矣而以平哀成元爲四親廟代今親廟別爲南頓君立考廟上至春陵節侯尊大統而抑私親爲萬世法也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諸藩入繼大統當明爲人後之義毋敢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妣爲后此亦最正可據以折聰桂之失而並可正澄與廷和不後武宗之失近儒徐氏讀禮通考謂王侯之家當其生也以諸父昆弟爲臣其沒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且兄終弟及殷禮也史記紀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合兄弟祖孫而論何爲倫序相當不相當哉是故段氏玉裁爲之說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非權則經不可久傳子經也非傳子則天

下必爭爲人後權也非有爲人後之法則其爭必大無子而於同宗爲之子焉權也爲之子而昭穆不相當則兄弟可相後焉亦權也此春秋之義也所以濟傳子之窮者也不知春秋則處變事不知其權必至若世宗自陷於不臣不子而并陷興獻於不臣不子不參觀漢以後之制則不知漢之猶爲近古雖如孝宣光武而不敢隆其私親而況帝興獻考興獻如明世宗之紛紛乎或曰武宗淫縱不當立後然準以春秋自爲萬世之禮定案不爲武宗或謂如全氏紹衣但持爲後之服而不稱子此亦一說然廟中稱謚不稱考段氏固言之惟於濮議是歐陽而非溫公乃其所蔽歐陽之說曰服制外物也故可降不知禮重者服服降則名亦降如曰服可外名獨非外乎禮爲其父母云者從其初之詞也泥其詞而於所生父母之乃於所後者而人之可乎且本爲父母而降其父母之服與稱爲太宗屈也服降而名猶襲焉是無別也是不統於所尊也此雖庶人之家不可況受統而帝者乎惜乎溫公不能據此以爭而至今疑其禮然雖博達如段氏且有所蔽要其大者段氏所得爲多矣段氏著論凡十篇其言綦詳余爲撮其要附以己意而折衷諸家以俟知禮者攷焉

續蘇明允諫論

蘇明允作諫論疾士之不諫欲制刑以劫之而復商之墨刑引霍光事爲證余謂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賞慎賞莫如明示以意先

王之世刑賞並設然賞從重刑從輕待士以廉恥而不辱以奴隸
按墨刑雖制於商自虞夏至周無用者不可以霍光誅昌邑之臣
之不諫者爲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
者常多勇能諫怯不能諫則天下之能諫少而不能諫多必如蘇
氏之言盡取怯者而刑之乎則不可勝刑設有諫者能諫其十而
一之不諫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則不恕舍又非法且大臣亦有
怯者刑不可加也苛於小而縱其巨不可謂公如此則刑之權易
窮故謂不如慎賞而明示以意慎賞則不僭怯者不得僥倖而勇
者奮明示以意則諫者知其斷然必出於賞而怯亦勇焉昔者百
里奚事虞則默事秦則智子臧遜於越而彊威宣一叔孫通也始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七

則阿二世取容已而事漢以死爭太子王珪孫伏伽戴胄之屬卷
舌閉口於隋亢言極論於唐豈前後若兩人哉蓋人臣不從其令
而從其意意之所向天下奮袂抵掌而赴之矣誠使今之進諫者
如齊威王之時明詔廷臣曰若者上賞若者中賞若者下賞如此
而有不諫者吾不信也又如漢孝文時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
止輦受其言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不可用置之如此而有不樂諫
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諫吾職也非有所利也好名貞士且恥之况
利乎蘇氏亦言士有不悅賞不畏刑者示之以意而猶不至則奈
何余謂不然人情大抵相近先王之制爲中士設也且人惟悅賞
故名義可得而誘司馬溫公諫院記謂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

也夫汲汲於名誠不可而使人主疑諫者之好名諫者亦以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祿大言受小祿世儒或疑其說而記禮者以此正告天下而不諱曰如此則受否則已若衡權尺寸之不爽非惟國之常典宜爾蓋君臣相與之際本自明白正大而無所用其諱也後世多忌而疑其於賞也有上下相蒙而弗及者又其是非乖異闇主亂朝乃至遷其刑於諫遷其賞於不諫而士亦矯語曰吾不悅賞不畏刑此豈其情哉自宋以後持論愈高用法日舛雖欲如蘇氏復古之制增設墨刑彼既遷其刑於諫矣誰與執不諫之刑乎夫賞罰莫若近情近情則可行彼明允者習於縱橫之術期於必售激而爲儀秦以術奸其上者也怵以猛虎而限以淵谷以術劫其下者也上下以術而非其情故士亦遂有不悅賞不畏刑者夫使天下而皆不悅賞不畏刑天下不可爲矣

讀貨殖傳

班固作貢禹傳載禹之言曰武帝之世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故俗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行雖犬彘家富勢足頤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一至於是其後龔勝亦累疏言天下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災異數見不可不憂而鮑宣又曰方今

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
心憂國如飢渴者幸得居尊官食厚祿志但在營私家而已以尙
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琦嘗讀其言而
痛之曰甚哉利之爲害乃至此也後更讀史遷貨殖傳究其所以
然其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
與之爭竊意其書蓋與平準相終始尤深嫉孔僅桑宏羊之屬而
公孫宏爲宰相不能救正反更阿意從諛太史公旣隱痛之故遂
於孟荀傳深著其失至於廢書興歎以利爲亂始究極天子至於
庶人好利之弊可謂切矣琦以史遷爲知治本而班固所載貢禹
鮑宣諸疏大抵亦同此指故曰表正則影正民不從其令而從其
意又曰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使其欲利不勝其好
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好利
也善哉姚子姬傳推言之也世言司馬子長發憤而傳貨殖非也
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較於物之盈絀
而鹽鐵酒酤均輸之役至以帝王之富親庶民之事使人徒自患
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者困於
窮約素封僭於君長戶亾積貯物力彫耗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
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
之志也

汲黯嫉張湯深文小苛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湯一文吏耳黯何以嫉之若是而太史公爲傳至儕之酷吏跡湯所爲雖曰文深不至若趙禹義縱王溫舒之甚也而以爲酷吏何哉蓋法之殺人甚於桁楊刀鋸當漢武時天下亦多故矣而擾擾焉以法勝之其敝也至於姦僞萌起上下相遁而不能振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始湯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交私及爲廷尉列九卿讞獄必嚮上指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其治時有縱舍然自是用法益刻姦益不勝公卿相率面諛莫肯正言然後知湯之罪浮於趙禹義縱王溫舒汲黯旣嫉之而太史公儕之酷吏誠不爲過故凡爲小吏而乾沒爲大臣而希

來鶴山房文鈔卷上

廿

上指者皆祖湯之故智者也吾嘗較而論之自漢以後大抵任法而不任人任人則權在上任法則權在下彼湯者挾詐阿意所欲罪所欲釋誠爲文深然猶操之上後世事同法異多立名目例牘日繁不可究詰勢不得不委之胥吏權反在下矣且爲之長者如弈碁然無復久任曹郎率多新進所學非所用吏抱文書以署漫不敢訾省而爲老吏者積年深用事久苛細繳繞難以卒破則權之歸於胥吏何疑哉雖然今有與古異者古者法疏酷吏多點吏少後世法密酷吏少點吏多酷吏害止於刑而殺人以爲功點吏并害於政而用人亦以賄屬矣善夫蘇子瞻之言曰漢唐之弊患

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疎無據之法而繩天下今法令

明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天下一毫之事務爲留滯以待請屬非金錢無以行之故曰小人以法爲姦又曰時之大患在於用法而不責情故權在胥吏嗚呼自漢以後病此久矣法之爲敝亦已極矣故又曰文案不簡吏蠹不除則天下終不可得而治

來鶴山房文鈔目錄

滴通樓師友文鈔卷五

卷下

記王文愨公事

記胡孝子事

記野泉翁事

北堂侍膳圖記

自記所藏古文辭類纂舊本

柘湖別墅記

味雪齋集敘

小清閣閣詩敘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目錄

從子春臺遺稿敘

小寄齋詩敘

張端甫遺集後敘

送陳頌南給諫南歸敘

送余小頗出守雅州敘

王少參遺疏書後

書歐陽永叔荅師魯書後

荅王子壽比部書

復長小泉總兵書

醫者傳

廣西布政使孔公墓誌銘

族大母沛國太君章氏墓誌銘

桂林中軍守備李君墓表

祭從弟述之文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桂林朱琦伯韓著

記王文愨公事

琦鄉人柳州王錫振嘗爲王文愨公哀辭琦讀而悲之振又嘗言公天性峭直以大學士直軍機十餘年遇事無所避道光二十一年奉命勘河公已被疾劇甚聞命卽馳往晝夜立隄上董其役凡三閱月而功葢旣歸值海疆厭兵上勞之語及和

議公垂涕操秦音爭之強旣退撫案不食斷斷辯樞府中憤發或大罵同列不悅上亦稍稍厭之一夕公暴卒道光二十二

年某月日也卒之前一日公自爲遺疏寘袖中或曰此疏未及上

一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踰年公門下士翰林侍講何裕承自蜀歸語及公泣曰裕承使蜀時猶及見公今如公者豈可復得哉因言諸城劉文正公柄國時乾隆某年西疆甫定戶部奏查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高

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在京筆帖式等官代之文正爲首輔召對諭以此事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謂何文正默不言高宗變色詰責文正徐曰聖聰思至三日臣昏耄誠

不敢遽對容退而熟審之翼日復召望見天顏稍霽叩頭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身爲百姓者爲之乃可奏未畢高

宗笑曰卿勿言事遂寢寢當文正公進說時殿上諸臣皆灑晰變色而公進趨凝然若無事世之論者多憚其直矣卒其所以陰消亂

胡而從容以回天聽豈不以智哉余感於王何二君之言哀蒲城公之志而附記之若此公名鼎字定九又字幼楚蒲城人於文端公爲族姪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其家世詳錫振哀辭中故不復載云

記胡孝子事

孝子胡遜庵廬陵人嘗以親喪廬於墓作七哀辭其鄉人錄以寄京師聞者愍焉孝子少嗜書與弟魯磐友愛無閒時時憑几爲弟授句讀雖他子姪亦然自是文行益著稱然不樂遠適旣壯卽棄舉子業或勸之試不聽曰吾不欲遠其父母也歲戊子父出守某郡孝子家居奉母雖暫出必面及母歿孝子獨居墓旁三年後數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二

年父歿又廬於父墓哀毀如母喪時夜則枕草臥日食粥數合諸親戚故人皆憐孝子固要之歸孝子默不應久之乃作詩告墓攀柏號泣前後凡居墓次六年當廬墓時孝子年旣老面瘠黑髮白垂兩肩偶日暮獨行山中天陰雨晦冥鬼相與匿語曰孝子至矣鄉人多傳其異然孝子終不自言旣又爲議旌孝子固辭不許鄉之耆老大夫卒感其誠懇弟魯磐又泣以請於是爲繪圖徵詩京中能詩者皆詠歌之而孝子同郡劉殷撰繹余同年友也屬琦爲之記孝子之父名筠亮官某郡知府其卒以道光十一年某月母張恭人先其父三歲卒

周曼雲編修嘗爲余言其父野泉翁里居時釐賦弊一事余聞而善之退而記其語喟然歎曰東南賦額重矣明食貨志載明初平吳盡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籍征之而司農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二倍至嘉靖閒趙瀛創爲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之議率以二斗起徵而民益病矣其後胡朏明亦曰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自景定公田之法行浙西於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皆循私家租簿爲額而浙西之稅與蘇松埒矣邱文莊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九以今觀之浙西又居兩浙十九湖之烏程一小縣耳濱長興枕太湖區區沮洳地征額至十餘萬耗羨有加焉是故以兩浙校則浙西賦爲重以浙西校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三

則烏程又重翁居恆憂之會江君思濬宰是邑以爲言且力爭以爲賦之正額未可議而其羨者可減也縣令江君舉堆案百牘委之於是爲昕夕鉤考減三分之一昔歸熙甫里居苦其鄉賦調之繁以爲積重難返願亭林亦以爲淮陽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而今溺於賦有能曠然一變其法復則壞之規者功不在禹下此皆蒿目民困無可奈何之言也其時大吏如周忱之減官租劉孜之墾積荒王恕之請免被水田賦不無少補然皆注意於吳而不及浙翁以一布衣生當全盛之時獨能助縣吏去其鄉賦役之弊之甚者若此此當時大吏所不及爲而歸顧二公所言而不能行者而翁能之其爲功德豈尠哉今天下民力稍稍敝矣有能師其

意而行之兩浙由兩浙而蘇松民之困其自此甦矣此則余所望於士大夫之里居者也乃感翁事而附識之以遺曼雲並以告子鄉人道光三十年九月琦記

北堂侍膳圖記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翳然庭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巖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此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四

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汝迴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游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惘然如夢不可追憶則攬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嗟夫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旣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

者戒也。迺爲之記。震川之妙處曰真曰逸。性情真故其文逸。此又未必規摹震川。然入之震川集中。幾無以辨由也。情真故也。啟華識。

自記所藏古文辭類纂舊本

是書余得之京師。舊有金陵吳氏啟昌記。刊於道光五年八月。較康氏蘭皋刻本爲備。蓋姚先生晚年定本也。自桐城方望溪侍郎以義法爲文。劉耕南學博繼之。而先生又以所聞授門人。管異之。梅伯言及康吳諸子爲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其爲類十有三。曰論辨。曰敘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敘。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贊頌。曰詞賦。曰哀祭。一類內而爲用不同。又別之爲上下篇。先生嘗云。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知其所以當則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五

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又曰。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苟舍其粗。則精者無以寓。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者。先生每類自爲之說。分隸簡首。自明去取之意。甚當。而於先秦兩漢自唐宋諸家。以訖本朝。尤究極端委。綜覈正變。故曰。學而至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學者守是。猶工之有繩墨。法家之有律令也。無可疑者。惟碑誌類云。誌銘不分爲二。不得呼前誌爲敘。南雷金石文例。頗持此說。琦謂古有有誌而無銘者。亦有有銘而別屬他人爲誌者。似誌銘亦當有別。古人於敘事之文。恆曰志。志者誌也。不獨銘墓若謂前誌不可呼爲敘。必別書有敘二字。此則昌黎

亦不盡然非歐公不能辨也又先生於唐以後所取稍隘雖李習之僅錄復性書下篇其他存者蓋渺矣而於方劉之作所收或多豈侈其師門耶同時業古文者有無錫秦小覲張皋文於桐城爲近而新城陳碩士最篤信師說其學初求之魯山木又有朱梅厓鄆子居者亦好爲文名聲藉甚山木喜稱說梅厓而材稍礪子居才肆矣間入僞體故至今言文必曰桐城先生弟子今存者梅伯言農部伯言文與異之上下而勁悍或過異之惜早逝伯言居京師久文益老而峻吾黨多從之遊四方求碑版者走集其門先是吾鄉呂先生以文倡粵中自浙罷官講於秀峯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吳仲倫仲倫亦私淑姚先生者是後同里諸君如王定甫彭子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六

穆龍翰臣唐子寘輩益知嚮學及在京又皆昵伯言爲文字飲日夕講摩當是時海內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遺書讀之然獨吾鄉嗜之者多伯言嘗笑謂琦曰文章其萃於嶺西乎未幾琦假歸後二年伯言亦移疾返江南自余歸里連歲寇亂出入兵閒不暇伏案但憶梅先生語太息而已家中舊書時有散佚爰取是編紬繹之略爲疏辨并次論當世作者而於卷尾私識之曰文之義法與其體類是編備矣至求其所以當遺其粗而御其精如古人所謂文者則更有事在而此其迹也吾同年生鄭獻甫論文有云有立乎其先有充乎其中有餘乎其外吾又有取焉姚先生名蘊字姬傳

呂先生名璜自號月滄因以名集晚更號南郭老民云咸豐三年

正月既望琦謹記

櫚湖別墅記

櫚湖別墅者王氏新拓小園也吾粵山水幽邃省治居萬山中湖水繞之傍城處處可廬然惟城西櫚湖爲勝環湖而園者數家湖以東爲李氏故宅宅後有臨水看山樓其西則湖西莊負郭面湖繚以短垣亦李氏故園舊有老松十餘林春湖侍郎所手植也稍折而南爲畫師羅星橋芙蓉池館曩嘗愛而葺之然其地小偏亭榭半頽李氏園近亦廢故余喜遊櫚湖別墅又其子弟多余門下士主人正先築樓三楹吟嘯其閒尤酷愛古碑名畫及寺觀遺迹百方羅致自是人知有王氏園矣樓前累石作小山循山徑而下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七

爲半舫後改爲橫樓意弗愜爰於樓西拓地數弓爲小閣窗戶虛廠花竹翳然中鑿一池蓮葉新茁如盎游魚跳水面每登眺則城西諸峯隱見煙樹閒其左榕樓遙峙獨秀峯適相直每天氣晴霽雲霧斂淨空翠欲落几席一日余往遊侵晨微陰已而風雨忽作洶濤崩豁小屋濛濛如舟恍惚在江上意以天下之奇無有過是者主人喜命酒酒酣要余作草余旣愛茲園之勝倚醉奮筆書十數紙主人益喜洗盃更酌爲書櫚湖別墅四大字懸之樓上咸豐三年四月朱琦記

味雪齋集敘

滇之爲詩者自錢南園侍御必曰戴君雲帆雖其鄉之人亦曰雲

帆之於詩好之深爲之也。勤今之爲詩者，未有能過之者也。而雲帆顧不自以爲足，每向余時時稱南園錢先生，旣而獲讀南園遺集，益歎先生爲倡於鄉者大，而雲帆之詩之有所本也。願雲帆之詩又自有與南園異者。南園之氣剛吐辭蒼堅，不可迫視。雲帆之才清其體優逸而適厚，且南園當乾隆末和坤亂，政獨能抗疏訟言其失，後直軍機，益以糾彈爲任，故天下多傳其奏議而於詩或略焉。雲帆官水曹久，其爲御史適值海內僱兵之時，雖嘗懷憤欲有所論說，又無一事可藉而言者，故其抑鬱悲慨發於詩爲多。豈非其時之使然哉？雖然，時不可強也，士亦各求自處而已矣。古人有言：從吾所好，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大海之外非一川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八

之積也。自古文章盛時必有一二先達負重望者爲之倡，又必有師友爲之獎借而輔翼之，而後可託以不腐。當南園崛起時，士多想聞風采，雖片楮賸墨，世知貴之。然考其生平所與遊如初亦園、法梧門、姚姬傳諸公，皆當代魁碩巨人是。以文章有師法而氣節又足自伸於天下。今雲帆所處亦近耳。然雲帆嘗言吾雖私淑南園，其後得之顧南雅、宋芷灣兩先生爲多。南雅故嘗視學滇南，而芷灣又爲其鄉之郡守，愛雲帆特甚。自其少時，旣聞詩義學敏，氣銳及壯遊京師，才愈豪，交愈廣，名稱愈盛。暨今數十年，騫而涵之，益思有以自樹。一日劇飲酣醉，大呼俯仰古今治亂成敗之故，盡然淚下，作爲醉歌數十百言，嗚呼！此可以知其虜志矣。雲帆刊其

全稿號味雪齋集凡若干卷味雪者君曩昔自名其齋者也故因以名集雲帆之文長於駢麗所爲賦頌諸體駸駸於古余尤愛其詩以爲南園以後一人其於宋芷灣顧南雅諸君未知其孰爲先後也世之知雲帆者當以予言爲然桂林朱琦敘

小清閨閣詩敘

予觀詩人之作多於天下盛時虞夏以前尠矣殷頌而後周詩最盛不獨雅頌諸什被之郊廟雖野夫游女羈孤感懷之辭當時輶軒亦兼采之是以教明而俗茂王道以成學校並興至其少衰而變風變雅始作又其衰極至於東遷而詩遂亡矣漢之時大風之歌柏梁之詠芝房寶鼎天馬之頌皆當漢之極盛一時詞人如蘇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九

武李陵司馬相如王褒之徒又皆颺起以歌誦著述爲事是以其風駸駸幾於三代流及魏晉以訖宋齊梁陳作者稍衰焉然未嘗絕也又數百年至唐而再盛唐之詩論者分初盛中晚雖不必盡爾要其中博總百家本之性情扶翼忠孝與三百篇漢魏六朝相表裏者必其盛時其蛙聲聞色彫秬側靡而不可與道古者必其衰時下逮宋元體雖百變莫不皆然甚矣詩之盛衰非細故也夫天下之人心安則樂哀則思由虞夏至今數千餘年歷代治亂之迹不必盡出於詩而詩實因之當其盛也雖詩人之窮者其志幽以和其聲悲苦而壯及其旣衰雖號爲名家者不免焦殺抑塞此生於人心之自然不可解也我朝繼迹隆古自王朱施宋爲之

倡其後乾嘉間錢沈姚蔣諸公更起迭和鋪陳潤色其時公卿又多愛才後先遞爲駁引名都大邑羣俊鬱薈雖至蠻荒萬里之間莫不風馳雲轡嗜其盛也滇南倪輝山大令所爲小清閣閣詩凡若干卷湯海秋農部嘗爲之敘謂讀其詩知其人并可知一代風會其鄉人雲帆侍御亦謂先生之詩當海內極盛又嘗語予云吾鄉詩人自錢南園外如袁係山滇南詩略所載百數十家而先生之生稍後亦不愧作者余聞而韙之先生嗣君海槎與余同年交善今年秋余將出都始獲讀先生詩嗟夫先生所以爲詩之旨二公旣詳言之矣而余獨慨夫天下盛時雖滇南一隅而風尚之古人才之眾若此後之讀先生詩者追想其時考其生平出處朋友故舊離合之迹其於詩教盛衰之故亦可以觀矣道光丁未八月桂林朱琦謹敘

從子春臺遺稿敘

從子春臺旣歿之明年予弟寶誠刊其遺稿顏曰試草存真蓋春臺去秋縣試所作者也春臺生而數歲嗜書見人呐呐如不出口稍長習經義數陳淵演試輒冠其儕偶王秋槎明府宰臨桂時校士終案拔置第二去年余在京師予弟隨計北上攜其文數篇余見而喜謂此子可以言文笑謂予弟云吾秋必歸歸必令兒從我遊當先以我語告之嗚呼孰謂吾歸而汝不及見耶寶誠又爲子言春臺天性孝謹能得祖父歡歿時年二十二予弟悲甚爲哭子

詩絕痛見人語及輒流涕暨予今年歸距春臺之歿已五閱月然弟猶悲不能自止一日過予袖其所刊遺稿及朋友哀輓諸詩泣語予曰兄盍爲敘此兄曩日在京師所謂可與言文者也予悲其意爲書數語將書復止者再旣哀吾姪又自念吾歸矣不復見汝吾子弟中雖多秀出然如吾曩日所謂可與言文如春臺者亦不可多得矣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從父琦敘

小寄齋詩敘

陳君心薌吾粵之能詩者也往年遊京師一時名公巨人皆與之交顧尤昵予嘗出小寄齋圖索予詩旣而予假歸心薌歸亦逾年矣適以事至會垣相見歡甚故人李小廬余小霞趙淡仙諸君日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十一

相造談讌爲樂一日謁歸復出小寄圖屬予書額又出所爲小寄齋詩若干卷嘗爲予言吾粵之詩自岑溪李少鶴大令爲之倡子才松圃兩先生及吾家伯祖小岑從而和之於是粵之詩特盛其所成就弟子尤眾如歸順童九皋馬平葉亮工及吾心薌其最著者也少鶴與其兄石桐考詩嚴嘗昉張爲主客圖重訂中晚唐詩以張賈爲主而以朱慶餘李洞以下數十人爲之客其自爲之說曰李白思復雅樂杜陵自比稷契元白張王韓孟各出其讜言正論以扶翼詩教實與三百之義相通其間遇有隆替才有大小其升之廟廊而恢其才則爲樂府爲雅頌非然卽一室嘯歌憂思獨吟亦各得性情之正又謂中晚以後人物有似孔門之狂狷蘧

之盧仝劉乂白樂天狂之流也孟東野賈島李翱張籍狷之流也
後人不識或譏其言爲僻澁爲俚俗爲徑直而於古人之意要無
當也且中晚諸賢高節如司空圖不事朱溫顧非熊隱茅山馬廩
臣以正言被斥劉得仁違時不第是皆孔氏之所收也其餘諸子
不能縷舉間有行事無攷者其詩具在可按而知焉少鶴旣爲此
說吾粵人未盡重之獨心薌守其師說唯謹其後客粵者有李南
礪倪秋楂歐陽礪東各以其詩鳴然皆不若李氏之盛卽有承學
者亦皆不若吾心薌信其師說之確也心薌好苦吟平生篤於友
朋不苟隨俗譽毀其所爲詩冷峭閒澹予尤愛其五言以爲眞得
主客三昧也乃爲論次而并攷其師友淵源之所漸若此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三

張端甫遺集後敘

道光十九年夏余始至京卽與上元梅先生遊後二年又因先生
始識張君端甫君故先生高弟少喜詩旣習爲文出語輒高潔深
逸似歸太僕余輩數人相聚爲文字飲自梅先生外如吳子序余
小頗陳藝叔馮魯川諸君皆雄辭博辨每相見論議鋒起而君往
來遊讌其閒引首笑昵訥訥不聞聲余時在史館事簡又居城西
隘巷君每過余恆相對弈碁一日據方罨戟手爭道梅先生適至
笑之未幾君以母憂歸逾年復來述其母夫人語絕痛梅先生歎
異之小頗亦數數向余言而余顧未之見君又以大父憂遽歸矣
歸數月復客河南是時小頗方出守雅州藝叔以屢試罷歸新城

獨余與子序魯川時時過梅先生每言端甫家庭骨肉間以爲境之苦非人所居者莫端甫若也去年二月端甫由河南重抵都暴得疾亟呼梅先生往訣自指其心曰吾已失心矣必不活又曰君鄉人侯子勤曰後事以屬汝余聞未及趨視越日梅先生來告曰端甫死矣同人會喪於宣武門外之僧寺中君友秦澹如及子勤兄弟遂出其遺篋得文數篇詩數十首梅先生爲敘而刻之而余始得盡讀君所爲文及其母夫人行略旣以哀君又歎十餘年來知交零落君旣蚤夭其存者率多浮沈郎署或在遠方余亦默默不自得思投効歸去豈其聚散之不常固如是與抑果如歐陽永叔所云死生盛衰之際皆不足道惟託於文字可以無窮者與君諱岳駿無錫人端甫其字也卒年三十七梅先生旣爲志其家世友朋多爲文哭之余尤辱與君厚乃爲按其遺集而并書余感云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朱琦敘

送陳頌南給諫南歸敘

頌南給諫以事被吏議將歸閩中行有日矣吾輩數人日相向感歛不欲其去而又無辭以尼之也先是楚南有馮生卓懷者造先生門大詬曰士不可無恥先生言不用當亟去幸終係其名旣而先生被議人以是多馮生琦曰生之言是矣而未知先生之心也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又曰反覆之而不聽則去魯論記聖賢去處之義甚詳其論三仁則曰比干諫而死微子去之孟子曰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當先生抗疏時非決於死生之際者不能爲也天子褒然嘉納而海內歎以爲主聖臣直非小臣始願之所敢逮也不幸以微罪去而先生引咎遲遲者數月此固人臣忠愛之義宜然曾謂死生之大者能決而於小小趣舍有不能決乎今人好以利心量君子若馮生之言以責世之苟祿不知止者可耳豈所語於先生哉先生嘗謂琦曰吾居諫垣久彼不責我以繼諫乃曰亟去可以免禍吾豈畏禍者哉嗚呼此可以知先生之心矣余懼天下惑於馮生之言不察先生所以去就之義而妄以此疑先生也乃述所聞於古者以爲之敘

送余小頗出守雅州敘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古

京朝官以考察異等外簡巡道及郡守拜

命之翼日伏陛楯

謝趨出具銜板走謁樞府暨臺省長官諸勢要貴人賀者闐塞衢巷親賓故舊凡有一日之雅者坐然治具張飲召者日三四酒數巡辭去自辰至酉不少休及其戒行車馬衣服往還辭別饋遺皆有費以是之官者無須臾暇卽才俊之士亦低首屈曲就之不聞有脫棄常格而自適亡事者余子小頗由戶部郎出守雅州拜

命之日門庭寂然俗所奔趨不給者未嘗輒往有折簡召者一

切謝絕獨與吾輩飲酒談諧從容如平時伯言先生家多藏書小頗時時借讀且曰吾行有日矣獨此未卒業奈何一日毅然盡取

周秦漢書如列禦寇莊周韓非荀卿太史公楊雄之屬連日夜校

譬不厭子疑小頗才雖驚或廢百事爲之然頗行部勒井井又無事不治因歎小頗官戶部時趨直之暇朋舊過從談嘲笑呼至夜光去晨卽入署理官書勾稽叢委且當軍興之時大兵大役疊出歲費以千萬計同列仰屋束手而君沛然籌決無不洞中機要是其才有過人者所謂脫棄常格而事又無不治何足爲小頗難哉柳子厚有言爲政者必有高明之具遊息之物使之清靜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雅州蜀之邊境地僻而簡小頗之才固優爲之其必以暇日縱覽古今馳驟文墨爲遊息之物高明之具無疑其必理達事成清靜平夷文章與政事並詣其極又無疑也然吾又聞蜀地多山蔡蒙筇竿毗連數千里獐獐出入有防在邊小頗既以幹濟爲時所須又能多讀書以究當世之務他日鞭笞萬里爲西南保障如司馬長卿諭蜀所謂創非常之原而不顧流俗驚怪者吾又爲小頗期之

王少參遺疏書後

右明王少參疏草遺迹其裔孫豐穀錄一本爲副公之鄉人于君慶元攜以示琦前數行斷爛不可識余讀而惜之公是疏凡千餘言其大者以謂人主欲識羣臣賢否莫如盡下諸章疏而明示以賞罰則有勞者勸而有罪者畏是時宰相方惡言者而持威福自上出之說以炫惑於上公益力爭以爲言官言之而陛下聽之是卽威福自陛下出如誤信諧言以爲小臣撓上之權而屏之則言

者將自此止後有大姦慝誰爲陛下言者題哉是言可以抉偏聽之弊而破人主之惑矣公又嘗以倭寇陳十議明史附於其父恭簡公傳後而此疏願未之載豈不惜哉公名肯堂金壇人萬曆十七年進士以檢討屢上疏陳時務不用遂乞歸旣而以大臣薦官至福建參政是疏所言乃明神宗時事嗟乎明之末造言者紛紛務爲訐激士大夫至以廷杖爲榮甚者竄斥誅戮而不悔雖曰名義之重亦當時風聲氣習漸靡使然也蘇文忠公云彈劾積威之後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銷委之餘豪傑有不能振起故同是言也言之彈劾積威之時人人能之雖激切如公此疏而史不之載至其風采銷委舉世不言而有言者世且驚歎以爲盛事矣士固不及汲於名卒其所以顯晦者豈不以時哉此余所以讀公是疏而歎也

書歐陽永叔荅師魯書後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六

歐陽永叔荅師魯書謂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見吾輩作事交口議之又謂往時礎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衽席無異有義君子在苟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其意殆以折師魯而又以矯不慣見事者余甚奇其說旣思以爲不然君子之於人之美也汲汲然道之若將不及者非以爲名也其在士將以行其權論定而官之窮則据其事書之於冊以警發憤憤以待斯世之用吾觀自古聖

人褒德錄賢而論語所紀如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之屬
詳矣下至晨門荷蕢樂官黨人孺子靡有所遺設世有吳太伯微
子比干伯夷柳下惠其人者則孔子亟賞之矣不然亦論次而謹
載之矣而歐陽永叔乃云有義君子視爲當然弗之賞也此其論
過高考於古不類雖使古人堅苦卓絕之行推彼其心其視鼎鑊
甘之如飴固不計人之相賞以否而有義君子終不忍憇置之而
不道恐爲善者懼也若曰彼不爲名吾卽不予以名此則宋以後
過高之論大抵若此矣復何繩彼哉

答王子壽比部書

子壽比部足下去冬獲手教寄來江陵畫像一軸云於祠中摹得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七

朱服修髯神采甚英異琦少時讀明史嘗怪江陵以彼其才輔少
主明賞峻罰鞭笞海內有安天下社稷之大功何以論者不少恕
若是旣而讀其遺集然後知江陵所處之難則其用心固宜非流
俗所識而琦竊安爲窺見一二而恨不一見其人也及得足下所
遺畫像瞻拜久之又讀所爲閔忠賦掩卷長歎以爲知江陵莫如
吾子壽之深則雖舉天下後世疑且謗而固不害其爲江陵也夫
江陵之才大矣後世豈無爲江陵者而卒不敢望江陵非其才之
絀也遇也亦非其遇之絀也有其才與遇而忠不足也夫爲宰相
者不可無才有其才矣不可無遇而尤不可無忠以濟之彼朝夕
謀謨於幃幄之中者恩寵非不隆也倚任非不專也進退天下士

非不與聞也然出入唯唯但何人主意指民日困財日匱遠夷內
侵盜賊並起則曰時爲之也我無如何也是非有其遇而無其才
者乎幸而有其才矣有才而用之矣然一言不合則遽奪之寵一
事不臧則旋罹於禍施者未及尺寸叢咎已若邱山則雖有人焉
蒙伊呂之術挾管葛之智而非破成格舉一國任之猶訖不得施
也況下此者乎而謂無其遇者其可行乎幸而又有其遇矣有其
遇宜可以有爲矣顧天下事利害參半有害重利輕有利巨害細
有關一時一事利害者有關異時利害而憂并及其身者利於公
而不害於身人固爲之利於公而害於身智者或輟不爲就令爲
之亦必曰吾受其害猶冀人之予我以名而不我誨也至於不予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六

我名而又我誨此至不平之事也然智者猶曰誨者一二吾猶爲
之誨者千萬雖賁育之勇亦必爲之奪氣而輟不爲矣若江陵則
不然江陵愚忠者也蓋明知其害於身而爲之者也明知害於身
而利於國又負天下後世之誨而勇爲之者也嗚呼是真所謂愚
忠者乎是故無江陵之才與遇不可爲江陵有江陵之才與遇而
無其忠亦不可爲江陵然則江陵其遂無訾爾乎江陵之過在於
功成而不知止又不能薦達賢相以爲之後雖然此不可以責之
江陵也有江陵之功名而能知止又能樹賢以爲國家長計其幾
於純臣哉畫像謹裝成軸并如來教書閱忠賦於後琦非知江陵
者聊感足下之意而附論之如此

復長小泉總兵書

小泉總鎮麾下歲除得手翰謂拙書懇懇如陳遵尺牘賢於十部
從事何矜寵至此耶伏惟麾下忠誠上貫天日人不及知而琦獨
以爲知之最深紛紛傳說皆謂麾下建議太直任事太勇琦獨以
爲人人能如是直且勇賊破久矣惟人皆蔽匿所私又忌他人之
掩其長是以兵出各不相救師老無功帥相決欲親臨意正爲此
南路水竇烏都護一軍素有紀律然自負功多北路向提軍新起
用事此時已逼賊巢五里而軍功在旦夕有援則勝無援則敗此
正諸鎮戮力同謀之時而負氣不相下我先自解使賊得爲計伏
惟麾下之直且勇只知有國不避匿形迹斷無有見而不言知而
不爲者以相信之素也南北水火已非一日意其中有爲之構隙
者他人皆不敢言之或增其怒爲隙益深獨麾下爲向所親重
而於烏又無嫌然則解兩虎之鬥非將軍不可將軍豈愛於一言
所患在兵中久慮事深懲於前此之過直而有不肯言者此世俗
所謂避匿形迹者也琦知麾下決不如是所望於萬難中破嫌怨
而爲之與向帥爲連軍犄角之勢出賊不意將直擣其窟穴庶幾
文成武襄之烈復見今日琦亦得誇於稠人廣眾爲知我者吐氣
幸甚許壻霽士疾已愈仍走投近狀當能悉不復一一

醫者傳

余京居偶病熱誤以爲寒也迎醫者診之亦曰寒疾也更數醫亦

然服其方加劇最後一醫者至年七八十矣身短小鬚白徑尺揮
子問何病曰病寒耳醫者笑曰京師人多病熱獨子寒耶旣而診
其手笑曰亦病熱耳何謂寒作五石散飲之立愈子因問醫者居
京師幾何年矣嘗所驗何病多儲何藥京師地高多熱疾貴勢尤
劇用藥當執何方嘗所治驗何人今皆何官醫者曰子之居京師
寄耳不恆居也所療無貴賤請之皆往嘗所治貴人甚眾子老耄
不復記憶其人亦不知何官藥之良者毒者辛者苦者寒者溫者
無不用也金石者草木者骨角鱗介者無不儲也京師五六月中
天恆燠故時病是雖冬月齒肥嗜炙亦然其受患有淺深有在皮
毛有在腠理有在腸胃有在藏府有在骨髓不可執一方治也且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廿

在皮毛腠理腸胃醫易耳若在藏府骨髓雖國醫猶難子聞其說
悚然因更問先生何地人何姓荅云熊姓湖北人問其名不對子
退而思之其有道者耶其古之畸人而寓於醫者耶其疾世之沈
於得喪而不知返者耶抑以子之栖栖於此有託而諷者耶越數
日往叩其居已行矣問之湖湘閒人亦不知其名踰二年子自京
師歸乃追爲之傳

論曰後世士大夫多好名矯其過者乃謂名不足好而去之恐名
之爲己累也而當軸者尤嫉士之有名彼醫者其善於避匿哉何
見之遠也噫異矣

公諱繼尹字莘農系出曲阜孔氏其先世有遷居雲南臨安之通海者故今爲通海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布衣舉孝廉方正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公生而穎異十一歲能文稍長舉於鄉贈君教之恆曰吾十世祖爲行省布政使望實隆然後當有達者汝之成其可冀乎是時公年二十餘方治舉子業其後卒由州縣起家與先方伯公埒如贈翁言焉始公以嘉慶甲戌進士選授山東海豐久之調滋陽大吏薦其能遷知德州尋擢四川夔州府甫抵任以母憂歸服除改授山東曹州又以父憂歸歸逾二年道光二十一年河決汴公方謁選京師當是時使者持節往塞河須才能吏爲佐而公適出守汝甯調赴工遂督兩欄總其役未竣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卅

卽膺廣東督糧道之

命大府

奏留公山東巡撫訥又以吏

能薦

天子亦知公可大用故遂由廣東督糧特簡按察使

未幾擢廣西布政使權巡撫事嘗自稱吾處官無他長不欺上不病民而已二十八年六月某日以病卒官年六十二公質實多幹

略嘗慕鄉人屠先生及南雅顧先生之爲人居恆色夷氣清遇事

溫溫若無所試然自州縣吏以迄方面艱鉅無不立辦其在滋陽

罷民之輸草及雜役甫視事數日斷積案一百八十有奇目覽手

批吏畏若神民愛之至不忍訟其後陳臬粵東屯田海墾歲省費

巨萬而邊氓盡食其利及位藩伯益勵名迹擢摘良姦去年秋賊

起新甯撫軍鄭公先事遏其孽芽調兵食凡二閱月獨倚重公一

日治事畢顧其少子歎曰吾老矣受恩重不敢言歸又曰吾先世號素封至吾父中落矣吾祖兄弟三人伯季閒又多內難人侵侮之某時年少不能忍詢輒削几書其事以自激厲每讀書倦則取視曰某不能自振某則非人已而泣然曰吾家世之毀不忍言然吾今日所以掇青紫位通顯幸不辱其先者未必不激於此性尤孝謹通籍後教授鄉里事大母若孺子然母歡恆予數錢以爲常父歿繪像事之終身配姜夫人早逝繼配謝夫人子某女某以今年某月日將歸葬蔣編修達旣爲公神道碑又屬琦爲銘銘曰

惟公揭華起自滇鄉始爲縣令奮迹滋陽旣典大郡曹汝夔江帝知公賢擢公督糧錫之翎翠以藩粵邦去年軍興式遏盜攘民曰不擾吏簡其良公施未竟胡遽云亡播播南土其存者長爲銘幽宮俾祀不忘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三

族大母沛國太君章氏墓誌銘

母姓章氏系出浙東會稽處士次聖之子廣西慶遠府知府乾九之孫而沛國郡南六輔十三世純俊公之配也純俊公廓達好施與於吾族爲大父行年七十八先大母卒葬某鄉母以乾隆四十四年來歸年二十矣卜者曰祥旣饋尊章咸喜姑姊妹妯娌交賀其後純俊公果富壽多男週甲生七子二女孫曾誥誥同堂者四世焉如卜者言也母年九十二以道光三十年三月八日卒旣卒之次年二月卜兆於臨桂東鄉烏巖嶺之原惟母勤於家畜於身

椎髻布衣至老操作如少時前年琦往祝壽其家猶及見之琦家多壽母吾祖妣周年八十一伯祖妣邢年九十二母年幾過之其生平不妄訾不苟笑不處白人善否其教子孫慈以嚴待婢僕肅以寬諸婦愉愉戚里敬焉琦嘗欲書其事以爲宗乘會其子一錦一鏞一鑑一銘來告葬期且請銘迺敘而銘之其詞曰
窈其爲儀既熾而昌惟壽母之康灘水之側烏砦之陽惟壽母之藏更千秋萬歲眎此銘章惟子宗之光

桂林中軍守備李君墓表

李君廷揚字步墀江蘇句容人自其父春元以武進士起家故君少嫻騎射爲人勇敢有氣年二十五試弓石中率舉於鄉道光十八年成進士由河漕提塘選授廣西桂林營守備至則講軍伍簡饒果習戰陣法二十七年奏調融懷未赴而值楚匪雷再浩新甯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七

之變巡撫鄭公命君率兵三百往捕新甯去省近毘連西延介楚粵之交谿峒險巖是時雷再浩已據西延結土人李世德聚眾萬人勢張甚君領兵進至梅溪逼賊巢溪口水急前阻亂山支一木爲杓兵士疑不敢進君怒曰男兒進戰死耳遽麾兵渡與賊戰日既晡賊分軍抄其後我兵遂潰君負重傷墜厓死同時死者外委彭文志馬瑞春麻學謙餘軍陷賊自相蹈籍者無算是年丁未十月之十二日也先是撫軍鄭公聞警旣命君往恐賊直規省垣急檄柳州提督馬公平樂副將德公先其未至迎擊又令粵人士爲

團長分屯附郭要隘城之衢巷皆設柵未幾賊首獲全州新甯告捷而君戰死已月餘日矣事聞議卹或尤君輕進鄭公歎曰今邊隅太平久士見敵不鬥甚者望風逃去李君一偏裨耳所將不過數百人獨能致死與新集方張之寇轉戰谿谷聞嗚呼烈矣卒請卹如例君蒙難時年纔四十平生慷慨重言諾高自標置兩目爍爍如電嘗言士貴氣節不貴才技至是果如其言君友梁翰哀君旣爲之銘又徵同人爲歌詩琦聞君死事甚悉又重梁請乃爲表其犖犖大者俾揭於墓左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桂林朱琦

祭從弟述之文

惟咸豐三年二月癸未從兄琦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述之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苗

五弟之靈曰嗚呼子季人誰無死死而不朽子宗之美念子初別倉黃行李城頭漬血尙有戰壘哀雁唳秋驚颺折葦柳攸連陷紛踞蛇豕竟往不顧挈家而駛幸遠妖祲曰爲祿仕詎圖抵楚賊亦北徙洞庭掀天烽火尺咫遂圍星沙附城如螳汝聞而悸顏變口哆牽於官守退不獲已跪白阿父率其娣姒付以嬌兒可亟還里猶記去臘寄書一紙季父始歸執手而啼入門號飢屋瓦盡圯鄰人滿牆若悲若喜或曰寇逼漢江之涘互以橫梁當者輒靡或云武昌火攻城阨萬尸山積決無完理痛惟子季汝眞死矣始猶不信夜夢徙倚譌言生還驚動一市汝僕告哀揮涕不止言汝持檄并觸石矢侵晨聞變仆地疆起斃匿短垣懼罹垢恥投繯不絕憤

走池水徇者伊誰汝妾李氏當初死時汝面西指呼僕來前遺言
告爾我爲忠臣不得爲子親年七十莫嘗甘旨我有伯兄少同研
几念我慘毒不我膜視僕語且泣我面有泚嗟予寡昧實鮮知己
前年謁歸匿影粉梓跳梁多盜水峽崩施墨衰以從手提尺筮規
畫鄉團負險嬰臺

嗣皇繼聖重整兵紀荒遠徵調駢闐筐篚

大帥屢躡禍且未弭四鎮淪喪凶鋒遠邇乃往覘賊幾蹈虎尾汝
時枕戈倉卒登埤爰塞門竇大石索索桓桓向帥奮髯怒抵巨礮
雷崩象鼻山背呂公車摧彼窮於技三十三日粗完城雉論功則
微

恩亦下被痛猶弗定汝不少埃勇於從宦亦汝之誓予家
蹇薄負材竄嵒羣從四人楚楚肩比又弱一个存者餘幾阿叔早

來鶴山房文鈔卷下

五

衰髮白被耳兄弟至情其敢他委庶幾百年長保暮齒天乎茫茫
孰仁孰鄙爲臣死忠不忤惇史二月八日招魂以祀汝其有知薦
以鬯匕行收汝骨摠哀作誄尙饗

